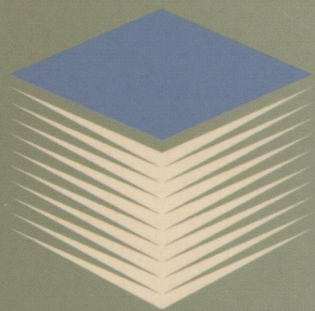




经书浅谈

杨伯峻等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华书局

中国文库

综合·普及类

经书浅谈

杨伯峻等 著
《文史知识》编辑部 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书浅谈 / 杨伯峻等著.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1

(中国文库)

ISBN 7-101-04195-7

I. 经… II. 杨… III. 经籍 — 简介 IV.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5935 号

责任编辑: 华晓林 金 英

整体设计: 李 梅 胡建斌

责任印制: 李志远

经 书 浅 谈

Jingshu Qiantan

杨伯峻等 著

《文史知识》编辑部 编

中华书局 出版

<http://www.zhbc.com.cn>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邮编: 100073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5

字数: 92 千字 印数: 0,001-3,000

ISBN 7-101-04195-7

定价: 9.00 元

“中国文库”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即：(1) 哲学社会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 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 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 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 科学技术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 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7) 汉译学术名著类（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8) 汉译文学名著类（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计划出版1000种，自2004年起出版，每年出版1至2辑，每辑约100种。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中国文库”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友先 石宗源 刘 杲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从军 宋木文 陈 原 徐惟诚

主 任：杨牧之

副主任：聂震宁

委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田胜立 乔友农 刘玉山 刘国辉 杨德炎
李 岩 李 峰 吴江江 吴希曾 汪季贤
汪继祥 宋焕起 胡守文 郜宗远 黄书元
敬 谱 焦国瑛

“中国文库”第一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聂震宁

副主任：刘国辉 宋焕起

成员：

陈有和 管士光 于殿利 李岩 刘晓东

程大利 潘振平 孙延凤 李师东 李济平

陈鹏鸣 马国华 胡建斌 潘平 杨静

孙牧 乔先彪 贾立钢

目 录

导言	杨伯峻	(1)
《周易》	杨伯峻	(8)
《尚书》	刘起钊	(23)
《诗经》	阴法鲁	(34)
《周礼》	金景芳	(50)
《仪礼》	王文锦	(61)
《礼记》	王文锦	(73)
《春秋》	杨伯峻	(84)
《左传》	杨伯峻	(92)
《公羊传》和《穀梁传》	杨伯峻	(103)
《论语》	杨伯峻	(118)
《孝经》	杨伯峻	(127)
《尔雅》	陆宗达 王宁	(135)
《孟子》	杨伯峻	(151)

导 言

杨 伯 峻

一、一点说明

这里谈的“经书”，其实就是“十三经”，它是自宋朝以来确定的，到今天还习以为常，不是有《十三经白文》、《十三经索引》、《十三经注疏》等等可以为证吗？这是“儒家”的经典。拆穿西洋镜，也不过那么回事。

经书浅谈，只限于浅谈各种“经书”的主要内容、著作年代，我们今天怎样看待它；若要研究它，如何着手，如何深入。在这些方面提供自己一点看法，同时扫清一些研究上的障碍。

二、“经”名考

为什么叫“经”？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把一些难以站住脚的各种说法撇开不谈，专从历史考据上讲讲这问题。“经”作书名，最早见于《国语·吴语》的“挟经秉桴”。这是讲吴王夫差要和晋国决一胜负的战前情况。韦昭注说：“经，兵书也。”而清末俞樾却认为“世无临阵而读兵书

者”。依俞樾说，“挟经”是掖着剑把手，“秉桴”是拿着鼓槌。但剑不插在剑鞘里，偏要挟在腋下，不但古代无此说法，而且捶鼓也难以使劲。俞樾的说法有破绽。总之，面临交战，挟着兵书临时请教它，自未免可笑，俞樾这一驳斥还是有道理的。因之，《吴语》的“经”，我们不看做“兵书”。《墨子》有《经》上、下篇，也有《经说》上、下篇。《经》的文字简单，甚至三四个字便是一个命题。《庄子·天下篇》说墨学弟子徒孙都读《墨经》，可见“墨经”之说起于战国。《经说》便加以说明。《荀子·解蔽篇》引有《道经》，不知《道经》是什么时代的书。《韩非子》的《内储说》上、下，和《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共四篇）也有“经”和“说”，可能是仿效“墨经”的。可见，“经”是提纲，“说”是解释或用故事来作证和说明。《礼记》有《经解篇》，可能是因此而得启发的。至于《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内经》一类医书，因为那是后人伪作的，便不讨论了。

由上所述，“经”名之起，不在“儒家”。“经”的意义，也未必是用它“经常”的意义，表示它是永远不变的真理。西汉的经学家以及以后的“今文派”认为只有孔子所著才能叫“经”，他们不懂，“经”未必是孔子所著；而且“经”名之起，据目前所知文献记载，大概起于“墨经”，不起于孔子。后代把“经书”这一“经”字神秘化，甚至宗教化，因之凡佛所说叫做“佛经”，伊斯兰教有《可兰经》。道教称《老子》为《道德经》，《庄子》为《南华真经》，《列子》为《冲虚至德真经》。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抱朴子·外篇·勸学第三》也有这一说法。在考古发掘中,无论竹简木札或帛书,只有用丝线和麻织物把竹简、木札编缀成册的残迹。“经”本是丝织之名,是否因以丝织物装成册而给以“经”名,前人多主此说,但也难以肯定,因为用丝、麻织物把竹简、木札编缀成册的不止“经书”。

把“儒家”书籍说成“经”的,开始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似乎“六经”之名,是孔子自己所说。如果这说可信,甚至“六经”之名,孔子以前早已有之,他才能说我研究这“六经”。可惜的是《庄子》这部书,自己也说“寓言十九”^①,不尽可信。但总可以证明,在战国时,儒家已有“六经”。《庄子·天下篇》更进一步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这几句话意思是:“《诗》表达思想感情,《书》记述历史,《礼》讲的是应对进退、周旋揖让,《乐》讲的是声音和谐,《易》讲的阴阳,《春秋》讲的是君臣上下。这种道术分布在四方而在诸侯各国中有所表现和设施的,各家各派有时有人称道它。”这样一说,“六经”不但是儒家所专有,而且它是以后“百家争鸣”的学术源泉。汉代尊经,据郑玄说,“六经”的竹简

^① 见《寓言篇》。

长二尺四寸^①。从1959年7月在甘肃武威汉墓所出土的竹、木简的《仪礼》看来,这话是可信的。

三、《十三经》的完成经过

如上所说,儒家经书,最初只有“六经”,也叫“六艺”^②。到后来,《乐》亡佚了,只剩下“五经”。《乐经》可能只是曲调曲谱,或者依附“礼”,由古人“礼乐”连言推想而知之;或者依附“诗”,因为古人唱诗,一定有音乐配合。我还猜想,无论“礼乐”的“乐”,或者“诗乐”的“乐”,到了战国,都属于“古乐”一类,已经不时兴了。《孟子·梁惠王下》载有齐宣王的话,说:“我并不是爱好古代音乐,只是爱好一般流行乐曲罢了。”春秋末期,诸侯国的君主或者使者互相访问,已经不用“诗”来表达情意或使命。战国时期,若引用诗句,作用和引用一般古书相同,完全不同于春秋时代用“诗”来作外交手段。那么,依附于“诗”的乐曲乐谱自然可能废弃不用。而且根据目前已知的战国文献,西周以至春秋那种繁文缛节的“礼”也长时期不用,依附于“礼”的“乐”也可能失掉用场。“乐”的亡佚,或许是时代潮流的自然淘汰。《乐经》的失传是有它的必然性,所以《汉书·艺文志》没有《乐经》。至于东汉末年曹操

① 见《仪礼·聘礼》贾公彦《正义》引郑玄《论语序》。

② 见贾谊《新书·六术篇》。

从荆州得到雅乐郎杜夔，他还能记出《诗经》中四篇乐谱，我却认为，杜夔所记出的《诗》的四篇乐谱未必是春秋以前的古乐谱。

“六经”的次序，据《庄子·天运》和《天下》、《徐无鬼》诸篇、《荀子·儒效篇》、《商君书·农战篇》、《淮南子·泰族训》、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振篇》以及《礼记·经解篇》、司马迁《史记·儒林传序》，都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唯《荀子》和《商君书》没谈到《易》）。但到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六经的次序改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以后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以至现在的《十三经》都把《易》改在第一。为什么到后汉时把“经书”的次序移动了呢？很可能他们认为“经书”的编著年代有早有晚，应该早的在前，晚的在后。《易》，据说开始于伏羲画卦；自然是最早的了，列在第一。《书》中有《尧典》，比伏羲晚，列在第二。《诗》有《商颂》，或许是殷商的作品罢，列在第三。《礼》和《乐》相传是周公所作，列在第四和第五。至于《春秋》，因为鲁史是经过孔子删定的，列在第六。

无论《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好，《易》、《书》、《诗》、《礼》、《乐》、《春秋》也好，统称为“六经”，《乐经》亡失，变为“五经”。《后汉书·赵典传》和《三国志·蜀志·秦宓(mi)传》都有“七经”之名，却未举“七经”是哪几种，后人却有三种不同说法：(1)“六经”加《论语》；(2)东汉为《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孝

经》；(3)“五经”加《周礼》、《仪礼》。这三种说法不同，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唐朝有“九经”之名，但也有不同说法：(1)《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2)《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唐太和（唐文宗年号，公元827—835年）中，复刻“十二经，立石国学”。这“十二经”是《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到宋代，理学派又把《孟子》地位提高，朱熹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和《论语》、《孟子》相配，称为《四书》，自己“集注”，由此《孟子》也进入“经”的行列，就成了“十三经”。这便是《十三经》成立的大致过程。

《十三经》长短大不相同。长的如《春秋左氏传》，连“经”带“传”，合计十九万六千多字；其次是《礼记》，有九万九千多字。最短的是《孝经》，仅一千八百字。《孝经》自汉朝以来，一般不用它为科举考试的书。唐朝科举，沿袭隋炀帝的制度，有明经科，专考九种经书。因经书有长有短，便规定《礼记》《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书》《公羊传》《穀梁传》为小经。宋朝虽然废除了明经科，但没有废除以经义考士人，便以《诗》《礼》《周礼》《左传》为大经。

在《文史知识》上陆续刊载了关于《十三经》的介绍文字，那是以成文先后为次序的。现在辑为一个小册子，便

改以《十三经》原来次序为先后。

浅谈“经书”，并不容易。要用通俗的语言、简短的篇幅，介绍某一“经书”的繁复内容和来龙去脉，又要作适当的评价，并大致讲讲今天怎样看待它，怎样研究它。作者首先要对所介绍的书，有相当正确而深入的理解，详细阅读这部书的古今有关著作，胸中有主张，才能构思着笔。我们几人，分工合作，都自己忖度，水平有限，很难达到广大读者所抱的期望。但迫于《文史知识》负责编辑的催促，于百忙中抽出时间，仓卒成篇，错误和遗漏自然难免。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以便修改和补充。

《周易》

杨伯峻

第一节 《周易》本是占筮书

古代人对于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客观情况和规律极其缺乏认识，因之产生不少迷信活动。卜和筮(shì)便是一种迷信。尤其是上层人物，什么举动都得先请教神灵，问问吉凶。卜用乌龟腹甲或者牛胛骨。自清代末期在河南安阳殷墟(商代首都旧址)发现大量卜辞以来，为研究中国殷商史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最近在陕西扶风县、岐山县一带，即西周建国前的周原地区，又发现周代卜甲、卜骨，虽然数量不大，却很有价值。用实物证明了西周在建国前，即武王灭纣以前，早就用龟甲牛骨占卜了。以后又用蓍(shī)草卜卦，叫占筮。《周易》这部书，就是提供占筮者用的。《周易》就是今天的《易经》，又简称《易》。

蓍草就是民间通称的蚰蜒草或者锯齿草，用它的茎作占筮工具。大概用蓍草茎五十根，又抽去一根，得四十九根，分别数它们的数目，把它们分为几份，这叫做“揲”(shé)，然后成卦。要揲好几次，由原先的卦再看它又变

成什么卦,最后参考占筮书,来预测吉凶。

传说占筮书有好多种,从《左传》和《国语》这种春秋史书来考察,一般用的是《周易》。也有一些不见今本《周易》的语句,或许用的是《周易》以外的占筮书。至于《周礼·春官·大(太)卜》所说的《连山》、《归藏》二种占卦书,谁也没有见到过,《北堂书钞》一〇一卷引桓谭《新论》说:“《厉山》(即《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但刘向、刘歆父子校讎中秘书,班固著《汉书·艺文志》,不加著录,桓谭当时仅仅一小官,怎么能看到?还说什么“《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①,我认为难以相信。现存《连山》《归藏》是假货,就不必说它了。

第二节 《周易》内容

《周易》最基本的东西是“阴”“阳”两个符号,“一”是“阳”,“--”是“阴”。由这两个符号,连叠三层,组成八卦;☰(乾)、☷(坤)、☵(坎)、☳(震)、☴(巽)、☲(离)、☱(艮)、☶(兑)。这八个卦,互相重叠,又组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中,每卦六爻(yáo),从下往上数,第一爻叫“初”爻,第二、三、四、五爻仍用“二”“三”“四”“五”为名,最上一爻叫“上”爻。那一爻若是阳爻“一”,便叫“九”;阴爻“--”,便叫“六”。初爻叫“初九”或“初六”,最上一爻叫

^① 《太平御览》六〇八卷引。